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

七十九至
八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五十六

集部

誠齋集卷七十九

宋 楊萬里 撰



序

鱣堂先生楊公文集序

吾族楊氏自國初至於今以文學登甲乙者凡有十一人前輩之聞者曰屯田公中奉公仁宗皇帝嘗題殿柱云楊丕之廉謹者即屯田公也中奉公宰杭之仁和縣

是時天下惟知有蔡太師從之者富貴可曲肱取也忤者不死則黜則屈則窒蔡氏之門有老尼居仁和攘細民土田訟久不決公杖尼以田畀民流落者以此自屯田公中奉公之後至忠襄公以死節倡一世於是楊氏之人物不為天下第二始忠襄公入雲際山寺讀書同學齊名者其族弟鱸堂先生也當二公同學時每相勵曰爵祿不必力取當力取名節耳忠襄之及於難也先生宰池之貴池縣實經理忠襄之家而收恤其孤以歸

士大夫咨且慕曰兄忠於國弟忠於兄不知二公之相
期非及難之日也先生竟以毅毅頑頑任率不合弱冠
登第得年六十而官止於宣州僉判先生既沒二十年
其子次山論次先生之歌詩文章為若干卷命某序之
曰先君之才於功不施而施於斯先君其不有憾哉某
曰先生奚憾焉如先生而不用不用者之憾也先生奚
憾焉且君之所以為先生憾者不以其不達於位故耶
吾聞古之君子達不以位也先生不與忠襄異其趨者

也趨者無不同適者有不同耳先生之文俊於氣強於力以詣於古其歌詩沛然有李太白之風茲非其躬之達歟達於位不必達於躬達於躬不必達於位君子也衆人也未嘗相近也至於二者其不兼焉則均也先生獨能遁其均乎哉次山曰是先君之志也乃書而序之先生諱杞字元卿乾道五年八月六日姪孫具位萬里序

送侯世昭序

侯氏袁之世於醫者也至世昭問其醫之所自起則十

世不啻矣其無誤已可信世昭年未及壯有老醫易之
不謂其能也同療一富者子之危疾老醫屈焉世之論
人率以為老者精而少者粗豈盡然耶世昭於醫無所
不工而良於竒疾衆醫所驚者世昭一見即曰是名某
疾一發藥無不愈至於鍼鏃刀匕為道也世昭不犯至
危勿求至安在審不審爾然則天下之事審之苟明矣
必曰危不可犯者否也劉元德之欲襲許李泌之欲取
范陽彼其審者歟哉世昭曰今之醫不讀古醫家之書

而言醫殆如子之儒廢書而求道者也然予聞世昭嘗
療一疾不藥不鍼而愈之以一驚予曰此於何徵世昭
曰吾以易也不廢書又不可歟予曰子之妙於醫信矣
子之功如古之十全者乎世昭曰吾之不醫者三疾不
可為聽於主而不吾聽既吾聽而復以庸醫參焉者予
於是有感焉其一可以為未病者之儆其二可以為不
擇醫而醫與得醫而不用者之規

書呂聖與零陵事序

上愛民急治夙寤太息洵隆根株是在爾吏吏最近民

不在縣令百年以還流俗習傳羞薄厥官為葺為庫乃
簡其良差擇且嚴功實白者許以薦言風揮雷行丕變
故常於是江西提舉胡公首以知江州德安縣呂侯應
書有詔政事堂書其功狀秩滿將選用焉或曰邑固未
易作作邑亦未易蓋治其賦與治其民有以獲乎彼必
無以獲乎此矣今呂侯兼焉難乎哉予曰是未足為侯
之難也侯嘗為零陵宰予嘗為丞全州兵執其守臣以

叛全距永不百里永之攝守思告潭帥請討之持書者
前矣侯夜叩州門謁守曰討之是濟其亂且震湖南獨
全州乎謂宜白於使家亟下教咎其守臣鎮撫獠徒亂
庶可以姑徐圖之曷云其遲侯策既行一路靜嘉是侯
之難也一邑難乎哉且無事患有事有事患無人有人
患無功全卒之靜而叛自無事而之有事也叛而靜自
有事而之無事也自有事而之無事有人故也呂侯是
已然是役也有人矣而無功焉是所患也非呂侯之患

也使全卒叛而不靜不靜而及於湖南不知命幾將遣
幾兵費糧幾何閱幾日而後湖南無事耶如是而後無
事則謂之有功矣謂彼為有功則呂侯為無功宜也自
古有事未有無人有人未有無功有事而無人則歎焉
有人而無功則不歎焉獨呂侯歎予因書之以私告夫
好善之君子併嘉胡公之能薦士也呂侯名行中字聖
與云乾道辛卯四月二十六日書

羅德禮補注漢書序

吾友羅德禮寄所作補注漢書示予古文奇字分章別句其據也有依其証也有來蓋漢書之幽者白紛者釋險者不險也始漢書舊注有郭璞臣瓚輩數十家使人自為奇家自為詳矣及顏師古後出如道子之畫魯公之字子美之詩蓋兼百家而無百家曠千載而備千載者也至吾宋又有三劉之注出焉學者以為漢書於是無餘秘矣今觀吾友羅子之注又出於三劉之外然則書果有窮哉漢書之為書學者爭讀之以其文也夫

文之於道也未矣然猶不可窮如此而况聖人之經而指一家之說以為盡於此可乎且當郭璞臣瓚輩之為注也豈知有顏師古亦豈知有三劉三劉亦豈知有羅子哉前乎羅子不知有羅子後乎羅子烏知無羅子乎未可知也天下之事孤舉難起衆挈易趨苟衆矣天下無難成之功也而况有難讀之書乎吾於羅子之注有得焉年月日誠齋楊萬里序

李去非愚言序

人異異習世異異承文之遠者傳必偽不必先秦之書也李杜之詩韓柳之文亦近爾猶病乎偽也然予嘗以為是無足病足病者蓋有之矣偽不在人者是真足病也吾嘗學為文矣吾書吾口不曰異世吾目吾心不曰異人然心傳之口口傳之書其於真也邈矣而病人之偽乎哉雖然文技也至於道天授之聖聖授之後世其授無象其傳無器又非若文而已也今吾欲超萬古而合聖轍使無象者有象無器者有器其合也否也真與

偽也是未可知也蜀士李開去非著書六十九號之曰
愚言愚言云者將以李氏子之言索顏氏子之愚也其
言曰顏惟愚故無書亦無徒然其傳之至今不絕曾子
子思孟子有書有徒然其傳屢絕予讀而驚焉嗟乎果
哉李子之言也李子之言大抵書如口口如心能以秋
毫為太山太山見而秋毫泯復以太山為秋毫秋毫還
而太山具細之至幽以揭之至炳非今人之文也然吾
聞一言而足是道之忘言也苟不忘言矣曰顏惟愚故

無書無徒而傳乎爾苟忘言矣不曰顏惟愚故無書無徒而傳乎爾李子之六十九篇奚以為哉奚以為哉年月日楊萬里序

陳晞顏詩集序

予昔歲為友人陳晞顏作敦復齋記晞顏以書來且寄近詩百餘篇曰子之記吾齋吾未屬饜也子盍序吾詩既而晞顏自湖南帥襄陽地益遠書問益踈今年八月忽得晞顏未忘也予初與晞顏相識時各出詩文一篇

蓋予喜晞顏詩而晞顏喜予文至今十年予文日以退而晞顏之詩日以進以日退之文叙日進之詩借曰予不忘予猶不敢也晞顏猶喜而不忘何哉多情今夜月送我到衡州半夜打篷風雨惡平明已失繫船痕此晞顏前日之句也予甚愛之每欲效之疾驅急追目未至而足已返矣而況於近詩乎如秋日十詠及謁衡岳等篇蓋秋後之山露下之葉霜中之菊而雪前之梅竹也是可得而效哉予嘗聞晞顏言少從後湖先生游得詩

之秘然則學而無傳信不可歟詩家者流嘗曰詩能窮
人或曰詩亦能達人或曰窮達不足計顧吾樂於此則
為之爾且夫疚於窮者其詩折悞於達者其詩銜折則
不充銜則不幽是故非詩矣至俟夫樂而後有詩則不
樂之後未樂之初遂無詩耶聊為晞顏道之襄陽鹿門
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岷山之碑習池之館有羊杜山公
之遺迹今無恙乎晞顏有新作否予序既往晞顏詩當
來予盥手以俟年月日楊萬里序

送葉伯文序

予出守毗陵日一周天矣未嘗召醫也今年五月婦偶有寒疾於是始召醫諏其良者衆對曰某子良州家嘗用之又曰某子良州家嘗用之世言效驗者必求之於所嘗用予欲勿用焉得而勿用然醫藥紛如效驗蔑如蓋五易醫得葉君偉而後愈葉君者先是州家未嘗用也然則常用者果皆其人未嘗用者果無其人歟病至於五易醫病蓋壞矣壞而後使葉君為之焉為之而效

馬如葉君者其信良矣哉雖然壞而後使良者為之固
不若未壞而使良者為之也夫豈不欲未壞而使良者
為之然不免於壞者豈非惜於良不良之別歟且良不
良之別將安出哉無乃出於其所誣者耶蓋予之召醫
前之誣誣乎胥後之誣誣乎友方婦病之將壞也吾友
蔡定夫過予予因誣之定夫曰莫葉君良也已而果然
不擇其所誣信不可歟予既感定夫且嘉葉君書以贈
之君字伯文年月日楊萬里序

益齋藏書目序

予於朝蹟最末至故雖與天下之英俊並游然閱三數月識其面未徧也既未徧識其面未能徧交其人一日除書下遷大宗正丞尤公延之為秘書丞吾友張欽夫悅是除也曰真秘書矣予自是知延之之賢始願交焉然亦未始解欽夫之云之意也既與延之往還且久既同為尚書郎論文討古則見延之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至於字畫之叢殘月日之穿漏歷歷舉之無竭聽

之無疲也余於是始解欽夫之云之意然於延之有未
解者焉蓋延之每退則閉戶謝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
其子弟亦抄書不惟延之手抄而已也其諸女亦抄書
不惟子弟抄書而已也且延之之於書腹之矣奚所事
於手之乎此予之所未解者也雖然又有未解者焉今
年予出守毗陵蓋延之之州里也延之持淮南使者之
節而歸一日入郭訪予予與之秉燭夜語問其閒居何
為則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

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
當金石琴瑟也余於是疑焉蓋若延之者記之強不必
抄之富學之就不必讀之勿彼其溥之為道德流之為
文章溥之為事業深矣而猶脫腕於傳寫焦唇於誦教
此余之所疑而愈不可解者也蓋彼其不可解也祇其
為不可及歟延之屬予序其書目余既序之且將借其
書而傳焉然使予盡傳延之之書傳猶不傳也蓋世有
得易牙烹飪之方者欣然以易牙自為也且得其方不

若治其飪治其飪不若濟其滋治其飪而不濟其滋飪
猶不飪也而况得其方而未嘗治其飪者耶予老矣每
觀一書口誌而心忘意未究而目告病矣使盡傳延之
之書其曰飪之云乎未可知也飪之矣其曰濟之云乎
未可知也則亦得易牙之方而已予以是媿延之亦以
是服延之年月日楊萬里序

袁機仲通鑑本末序

初予與子袁子同為太學官子袁子錄也予博士也志

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
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楙以學
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寡
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
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窅而擻其究遐而邇其治亂存亡
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其事之肇於
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
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我如海之茫蓋

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素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外國曰藩鎮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為也藩鎮之禍則令孜之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則得其醫之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

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覲人之病戚人之
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惜焉不諱焉不
醫之距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闇而此昭宜
也切於人紓於身可哀也夫子袁子名樞字機仲其為
人也正物以已正枉以直有不可其意憤怒見於色辭
蓋折而不靡躓而不悔者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袁
子有焉

雙桂老人詩集後序

讀雙桂老人馮子長詩其情麗奔絕處已優入江西宗派至於慘澹深長則浸淫乎唐人矣近世此道之盛者莫盛於江西然知有江西者不知有唐人或者左唐人以右江西是不惟不知唐人亦不可謂知江西者雖然不知唐人猶知江西江西之道亦復莫之知焉是可歎也斯道也下之不足以決科上之不足以速化而詩人顧曰不廢江湖萬古流其莫之知也則宜又何歎乎讀雙桂一編之詩吾甚愛之然子長方窮而未有知之者

庸非詩為之崇耶是吾之所甚愛子長所宜怨也而子
長方且為之未已不惟不怨而又樂之曰速營詩壇吾
將老焉然則吾子長正患彼知之爾彼而不知其足歎
也夫其不足歎也夫子長名頡洛人今居嚴陵之雙桂
坊為江州通判云

誠齋集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蒼齋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五十七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

宋 楊萬里 撰

序

黃御史集序

余在中都於書館及士大夫家見唐人詩集略及二百餘家自謂不貧矣逮歸畊南溪之上永豐明府莆陽黃君沃又遺余以其祖御史公之集其詩尤竒蓋予在中

都時所未見也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蓋當時以此設科而取士士皆爭竭其心思而為之故其工後無及焉時之所尚而患無其才者非也詩非文比也必詩人為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則窳矣而或者挾其深博之學雄雋之文於是隳括其偉辭以為詩五七其句讀而平上其音節夫豈非詩哉至於晚唐之詩則窳而誹之曰鍛鍊之工不如流出之自然也誰敢違之乎御史公之詩如聞新雁一聲初觸夢半

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如遊東林寺寺寒
三伏雨松偃數朝枝如上李補闕諫草封山藥朝衣施
衲僧如退居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此與韓致光吳
融輩並遊未知其何人徐行後長者也永豐君自言其
集久逸其父考功公始得之僅數卷而已其後永豐又
得詩文五卷於呂夏卿之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之家
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宮當御史公之時豈自知其
詩文之傳不傳哉然二百年間幾乎泯矣而復傳於二

百年之後然則士之所立顧其可傳與否耳其不傳也
奚以戚其復傳也奚以欣余於是獨有得焉余見士大
夫子孫承家百年而不毀者或寡矣而永豐君能力求
其祖之詩文於二百年之前其可尚也夫而永豐之士
有曾時傑與其猶子晞說者得此書又欣然刻印以供
士君子之好古書者其又可尚也夫按唐藝文志御史
諱滔字文江光化中為四門博士其集舊曰黃滔集云
淳熙三年四月廿六日

彭少初字序

吾友安福彭仲莊少同學且同志中間合而離離而合者三十年余既歸畊南溪得仲莊為族人子弟師山林幽獨之身不落莫矣仲莊間攜其子來風骨秀朗文辭清潤余問其字曰名湛字則未也子盍字諸余曰士之學必有為也穡者為年貿者為息士何所為而學也逕於學以求復其初而已人之厥初湛如也紛如者至而湛如者汨是豈其初乎哉子也盍問津於孟溯洄於顏

滌源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子之所謂初者庶
幾復乎爾也借曰未復庶幾近乎爾也借曰未近庶幾
不遠乎爾也願字曰少初因書以遺之年月日楊萬里
序

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

古之詩倡必有賡意焉而已矣韻焉而已矣非古也自
唐人元白始也然猶加少也至吾宋蘇黃倡一而十賡
焉然猶加少也至於舉古人之全書而盡賡焉如東坡

之和陶是也然猶加少也蓋淵明之詩纔百餘篇爾至有舉前人數百篇之詩而盡賡焉如吾友敦復先生陳晞顏之於簡齋者不既富矣乎昔韓子蒼荅士友書謂詩不可賡也作詩則可矣故蘇黃賡韻之體不可學也豈不以作焉者安賡焉者勉故歟不惟勉也而又困焉意流而韻止韻所有意所無也夫焉得而不困今晞顏是詩賡乎人者也而非賡乎人者也寬乎其不逼也暢乎其不塞也然則子蒼之所艱晞顏之所易豈惟易子

蒼之所艱又將增和陶之所少也大抵夸則遜險則競此文人之竒也亦文人之病也而詩人此病為尤焉惟其病之尤故其竒之尤蓋疾行於大達窮高於千仞之山九縈之蹊二者孰竒孰不竒也然竒則竒矣而詩人至於犯風雪忘飢渴竭一生之心思以與古人爭險以出竒則亦可憐矣然則險愈競詩愈竒詩愈竒病愈痼矣今是詩也韻聽乎簡齋而詞出乎晞顏詞出乎晞顏而韻若未始聽乎簡齋者不以其爭險故歟使晞顏不

與簡齋競於險以奪其奇此其心必有所鬱於中而不快而其詞必有所滯於蘊而不決也然晞顏與簡齋爭言語之險以出其奇則躉矣抑猶在癡黠之間乎劬於詩而紓於仕銳於追前輩而鈍於取世資晞顏之黠也祇其為癡也晞顏之癡也祇其為賢也晞顏此詩既成集也請序於澹菴先生胡公而復諉某書其後年月日楊萬里序

默堂先生文集序

予來毗陵之數月欲於事外陰求是邦之良士未暇也
一日有秀才陳生輅者來謁予貌甚野氣甚靜予固異
之坐之而扣其挾則吃吃言伊川之學予益怪焉蓋是
學也今之大夫久矣其諱談也不惟大夫也今之士亦
然而生獨不然其不可怪也乎問之蓋默堂先生陳公
之子也然則其不諱談也又奚怪焉蓋昔者道學之正
統八傳而至孔子若顏子曾子則見而傳之若子思孟
子則聞而傳之統之至於孟子也其前無絕其後無嗣

嗣千有餘歲之絕者不在伊川乎其學以天理為宗以致知為力以仁為寤以敬為守以誠為歸曠乎聖門之孔邇忽乎斯道之來前也一時之士從之學者豈少也得之者謝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楊氏而止耳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焉吾聞其人矣吾仰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問諸籟則有文集若干卷就求而觀之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蹇蹇不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蓋道

學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躬而聲乎其言者
歟既歸其書於輅而輅請序於予予謝曰先生此書豈
以序之作不作而為傳不傳哉序或不可以廢也亦必
其人而後可也如予者豈即所謂其人乎然士之驚於
文也至於今亦極矣文彌工道彌邈極甚必反其不待
於先生此書乎序此書予不知其可也一言以論學者
予不知其不可也先生諱淵字幾叟嘗為正言終官宗
正少卿南劍人了翁之猶子云年月日楊萬里序

胡德輝蒼梧集序

予始至郡署即登所謂多稼亭者視其榜三大字皆漢隸蓋太史胡公德輝之書也予於是知德輝工於書後因求州之碑板首得子城記亦隸其書古其辭聱牙恢竒書之初則憂憂已而瀏瀏亦德輝作也予於是知德輝深於文退而求其文暮年而後得蒼梧集於法曹掾高君諏之又得其為人於潤州別駕錢侯之望蓋德輝自少入太學以藝文登進士第嘗學經術於龜山楊先

生學名節於元城劉先生其仕也嘗因陳少陽上書而
德輝視其草投畀蒼梧既得東歸召用嘗為郎又以叅
政李公泰發之客見惡於秦丞相坐廢飢寒困窮以死
予於是又知德輝之賢夫士固有終身學之不能一日
行之者豈德輝之謂哉屢躓而屢不悔其可敬也夫其
可歎也夫然吾猶有為德輝嘆者君子必有所立有立
矣不必有遇有過矣不必有傳其有過者天也其有傳
非天也人天者可置人者可恃雖然古之人其立者

泯然其傳者卓然未之有也其立者卓然其傳者泯然
蓋有之也則所謂人者其又可恃乎若德輝所立其不
卓然矣哉而其歿距今幾年予欲求其文訪其遺事暮
年而後得之其不可恃也如此此予所以為德輝而歎
也嗟乎德輝且然而況予乎其子某命予序德輝之文
不知他日有求予之序如予求德輝之文者乎然則予
亦奚暇為德輝而歎也哉德輝諱理世為毗陵人年月
日楊萬里序

洮湖和梅詩序

梅之名肇於炎帝之經著於說命之書召南之詩然以
滋不以象以實不以華也豈古之人皆質而不尚其華
歟然華如桃李顏如薜華不尚華哉而獨遺梅之華何
也至楚之騷人飲芳而食菲佩芳馨而服葩藻盡掇天
下之香草嘉禾以苾芬其四體而金玉其言語文章蓋
遠取於江蘼杜若而近捨梅豈偶遺之歟抑亦梅之未
遭歟南北諸子如陰鏗何遜蘇子卿詩人之風流至此

極矣梅於是時始一日以花聞天下及唐之李杜本朝
之蘇黃崛起千載之下而蘭藉千載之上遂主風月花
草之夏盟而梅於其間首出桃李蘭蕙而居客之右蓋
梅之有遭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然色彌彰用彌晦花彌
利實彌鈍也梅之初服豈端使然哉前之遺今之遭其
信然歟吾友洮湖陳晞顏蓋造次必於梅顏沛必於梅
者也嘉愛之不足而吟詠之吟詠之不足則盡取古今
詩人賦梅之作而賡和之寄一編以遺予曰從古此詩

已八百篇矣不盈千篇吾未止也予讀之而驚曰一何豐耶豐而不奇則亦畏耳一何奇也予嘗愛陰鏗詩云花舒雪尚飄照日不俱消蘇子卿云抵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唐人崔道融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是三家者豈畏踈影橫斜之句哉今晞顏之詩同梅而清清在梅前同梅而馨馨在梅外其於三家者所謂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或謂物老則妖興梅亦有妖晞顏此詩非晞顏語也梅之妖馮晞顏而語也或曰非彼馮此乎

爾緊此即彼乎爾夫語怪聖門所諱予又烏知二說之
然不然哉因併書之年月日楊萬里序

似剡老人正論序

吾友安福李與賢自紹興丁卯與予同學於清純先生
之門是時予少與賢十歲與賢長身玉立大冠如箕喜
滑稽善談笑予每閉齋房呻稿簡劇心斲肺於文字間
若癡若迷若憊若病無以自拔此身於蠹魚螢火之林
與賢剥琢竹戶一見則抵掌絕倒如見和平叔衛叔寶

予幽憂眊昏之病不知釋然去體也既而予以宦游南
北西東與賢之為見不數而與賢之談笑常參前忽後
也今年與賢以予嘗謁太常適值壽聖慈闈七秩慶
壽湛恩賜爵一日衣九品服踵門三十八年之契濶欣
戚把燭相對申旦不寐蓋予與與賢皆為老翁矣予端
憂索居少年意氣之豪放壯偉皦然如蜺者蓋索然如
秋矣而與賢之談笑猶尚少也間出其所著一編曰似
剡正論示予予披而讀之曰此文決讞經史之疑獄者

歟平反古今之罪功者歟世無此作久矣惟晚唐劉蛻
沈顏皮日休羅江東本朝李泰伯諸賢尤工於斯亦窮
於斯者也具此味續此風得此體者不在吾與賢乎嗟
乎大哉鉅臚甘腴豐碩固可飽也然既飽之餘周之馱
楚之芟王戎之李陸羽之薺其冷然之芬超然之韻獨
可廢乎與賢此書若以示求飽之士及韻勝之士必有
嗜者矣與賢亦謹其嗜哉與賢名燧嘗與其子偕薦名
晚當特奏名不就似剡蓋亦其所居似剡溪故自號云

淳熙甲辰十月三日誠齋楚客楊萬里序

達齋先生文集序

某生於南溪長於南山既冠而學於安福紹興庚午與叔父達齋先生同舉於禮部皆聞罷甲戌再同舉於禮部遂同年策第某於是始一至南溪謁族親鄰曲蓋有不相識者問故居則盡為藜藿矣問童子釣游之地則茫然不可尋矣達齋憫然字謂予曰廷秀乎子吾鄉廷秀非異縣廷秀也子歸乎與吾白首竹林吾樂也於是

某始有歸志後四年某自贛掾辭滿乃歸南溪卜築於
達齋之西自是日往還相倡酬非之官無日不還往不
唱酬也後十二年某宰奉新達齋宰麻陽亦數得書是
歲冬某以收名為國子博士入修門見朝士一日見侍
御史李公粹伯公顰蹙曰子得達齋消息乎諸公間方
議薦之嘻今死矣於是公與某相視出涕後十四年達
齋之子僻始能叙次其詩文若干卷請某序之某哭曰
某尚忍序吾叔父之文集乎賢如吾叔父文如吾叔父

而止於斯既不位而不年人歟天乎雖然斯人無過於
今斯文當有過於後也則序之曰斯文非今人之文古
人之文也斯詩非今人之詩古人之詩也蓋賦似謝莊
詩似高適文似列禦寇云達齋諱輔世字昌英達齋其
自號也終官左宣教郎知沅之麻陽縣得年五十辟其
長子也次奎淳熙甲辰十二月日姪具位萬里序

江西宗派詩序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

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噉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噉然也非噉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噉然也形馬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馬而已矣酸醎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膈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閤閱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

寔人子崛起委巷而一旦紆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

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
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
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閭風夕不周出入乎宇
宙之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
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
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神於詩
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離神與聖
蘇李蘇李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黃

杜黃不李蘇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秘閣修撰給
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厭直而帥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
政如春而肅如秋而煥蓋二年如一日也迨暇則把酒
賦詩以黼黻乎翌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
閣望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謂曰江西宗派
圖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
詩往往於逸非闕歟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
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學宮將以興發

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
盛移書諗予曰子江西人也乎序斯文者不在乎其將
馬在予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淳熙甲辰十
月三日廬陵楊萬里序

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
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
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

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時止也言者止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止而不止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則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略古今平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

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略而知其度力
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為活城以紙鳶為本於兵器談者
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蓋有生不用於時而沒
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
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矣豈有司之者
歟抑有幸有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
用不用皆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
用世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

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
議論之與奪事功之成敗具載之無諛筆也下至謔浪
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
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予之所見
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
知予之所不知者當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
書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堊客楊萬里序

誠齋集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五十八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序

盧溪先生文集序

紹興八年故資政殿學士胡公以言事忤時相黜又四年謫嶺表盧溪先生以詩送其行有痴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入上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郎時先生年

七十矣於是先生詩名一日滿四海里之士愛先生者
謂詩之禍從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適以濟
權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禍也亦先生之過也
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
世無傳也世有傳矣不見媚於明必見媚於幽故庭草
隨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
詩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工而非直猶且小者逐大
者死况先生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

威亦稔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
先生何過哉未幾時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幾上踐阼
初召除國子監簿再召除直敷文閣年餘九十耳目聰
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摧頽之氣朝廷想聞其風采天
下誦傳其詩衲先生者何知其非福先生乎嗟乎天人
之理其紊也或勝之其定也或正之不觀其定而觀其
紊則古之聖賢厄於小人者皆過也獨先生之過也乎
先生王氏諱廷珪字民瞻登政和八年第調茶陵丞以

上官不合棄官去隱居廬溪者五十年自號廬溪貞逸
少常見曹子方得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
出大要主於雄剛渾大云清江劉清之子澄評先生之
文謂廬陵自六一之後惟先生可繼聞者題馬先生之
孫澹及曾孫徵及其門人劉江詮次先生之詩文凡若
千卷將刻棗以傳而太守朱公子淵復刻其詩於郡澹
屬某序之某嘗侍先生之杖屨聞先生之誨言者欲辭
敢哉淳熙戊申九月晦日門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軍

州事廬陵楊萬里序

西溪先生和陶詩序

余山野遠城邑復不近墟市魚旬不識肉味日汲山泉
煮湯餅儉以寒齏主以脫粟紛不及目噐不及耳余心
裕如也偶九日至呼兒問有酒乎曰秫不登無所於釀
余仰屋喟曰安得白衣人乎已而所親送至新醅余欣
然又問有菊乎曰秋未涼菊亦未花余又喟曰既得隴
復望蜀可乎因悠然獨酌取几上文書一編觀之乃予

亾友西溪先生和陶詩也讀至九日間居淵明云塵爵
恥虛罌寒花徒自榮東坡和云鮮鮮霜菊艷溜溜糟床
聲西溪和云境靜人亦寂觴至壺自傾則又喟然曰四
者難并之歎今古如一丘之壑也兒蹠而請曰東坡西
溪之和陶孰似余曰小兒何用強知許事淵明之詩春
之蘭秋之菊松上之風澗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炮鳳
之手而飲木蘭之墜露餐秋菊之落英者也西溪操破
琴鼓斷絃以瀉松風澗水者也似與不似余不得而知

也汝盍於淵乎問焉西溪之子偉及其猶子湘送此集
謁予序之因書此語於篇首云西溪劉氏諱承弼字彥
純嘗再與計偕報聞則歸隱於安福之西溪今諫大夫
謝公諤嘗倡郡士百十人列其孝行節義於朝有詔旌
表其門閭淳熙戊申九月晦日友人朝奉大夫新知筠
州軍州事楊萬里序

彭文蔚補注韓文序

永明尉彭君文蔚與予同郡且同鄉舉自紹興癸酉一

別至淳熙戊申七月二十五日忽觸熱騎一馬來訪予
於南溪之上道舊故相勞苦外文蔚喟然曰四民精其
業者三而已惟士獨否道德之粹精義理之淵永姑未
擊考也句讀之不分訓詁之不徹者麻竹如也因出其
補注韓文八帖以示予上自先秦之古下迨漢晉之文
史近至故老之口傳旁羅遠撫幽討明抉殆數十萬言
於是韓子之詩文雅語竒字發擿呈露無餘秘矣如援
順宗實錄而知上李實書之有旨據唐史本傳而知送

鄭權序之有負至於城南聯句採月拘泓等語怪竒不可理曉者援証益白他難以悉數是有補於後學為不少也昔程子以美里操為韓子得文王之心以軻死不得其傳為韓子見之識之之大此固讀韓文之大觀遠覽也而文蔚之注亦獨可廢乎學者以文蔚之注求程子之意而讀韓子之文韓子猶曰小得意則人小笑之大得意則人大笑之是後世終無韓子乎後世有韓子韓子之幸也後世無韓子韓子幸乎哉文蔚屬予序之

因書其說文蔚尚有春秋指掌集義二書予恨未見也
當再拜以請誠齋塾客楊萬里序

約齋南湖集序

初予因里中屠德璘談循王之曾孫約齋子有能詩聲
余固心慕之然猶以為貴公子未敢即也既而訪陸務
觀於西湖之上適約齋子在焉則深目顰蹙寒眉臞膝
坐於一草堂之下而其意若在岩壑雲月之外者蓋非
貴公子也始恨識之之晚既而又從尤延之京仲遠過

其所居曰桂隱者於是盡出其平生之詩蓋詩癯又甚於其貌之癯也大抵祖黃陳自徐蘇而下不論也延之仲遠退而深嘉之余笑而不言二君曰子奚笑約齋子余曰彼其先王翼真主以再造王家大忠高勲塞兩儀而貫三光為之子若孫者謂宜掉馬箠鳴孤劍略中原以還天子若夫面有敲推之容而吻秋蟲之聲與陰何郊島先登優入於飢凍窮愁之域此我輩寒士事也顧汲汲於此而於彼乎悠悠爾此余之所以笑約齋子

也二君曰子之笑約齋子祇所以嘉約齋子歟余出守高安約齋子寄其詩千餘篇曰南湖集且諗予序之乃書其說於篇首云約齋子張氏名鎡字功父淳熙己酉四月庚辰誠齋堊客廬陵楊萬里序

易外傳序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與人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於今萬事

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湛思其通而逆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言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僚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昔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為能正

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治孔子
顏孟之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足以揆吾心舉
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為不足以適
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
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
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於二三
子講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之先儒先儒
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萬

里謹序

誠齋江湖集序

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槩江西體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蓋學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予嘗舉似舊詩數聯於友人尤延之如露窠蛛網緯風語燕懷春如立岸風大壯還舟燈小明如疎星煜煜沙貫日綠雲擾擾水舞苔坐忘日月三杯酒卧護江湖一釣船延之慨然曰焚之可惜予亦無甚悔也然焚

之者無甚悔存之者亦未至於無悔延之曰詩何必一體哉此集存之亦奚悔焉舊所存五百八十首大兒長孺再得一百五十八首於是併錄而序之云同郡之士永新張德器屢求之不置因以寄之淳熙戊申九月晦日誠齋堊客楊萬里序

誠齋荆溪集序

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

之愈寡嘗與林謙之屢嘆之謙之云擇之之精得之之難又欲作之之寡乎予謂曰詩人蓋異病而同源也獨於予哉故自淳熙丁酉之春上暨壬午止有詩五百八十二首其寡蓋如此其夏之官荆溪既抵官下閱訟牒理邦賦惟朱墨之為親詩意時日往來於予懷欲作未暇也戊戌三朝時節賜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詩忽若有寤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試令兒輩操筆於予口占數首則瀏瀏焉無復

前日之軋軋矣自此每過午吏散庭空即攜一便面步後園登古城採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蓋麾之不去前者未讎而後者已迫渙然未覺作詩之難也蓋詩人之病去體將有日矣方得時不惟未覺作詩之難亦未覺作州之難也明年二月晦代者至予合符而去試彙其藁凡十有四月而得詩四百九十二首予亦未敢出以示人也今年備官公府掾故人鍾君將之自淮水移書於予曰荆溪比易守前日作州之無州

者今難十倍不啻子荆溪之詩未可以出歟予一笑抄以寄之云淳熙丁未四月三日廬陵楊萬里廷秀序

誠齋西歸詩集序

予假守毗陵更未盡三月移官廣東常平使者既上二千石印綬西歸過姑蘇謁石湖先生范公公首索予詩予謝曰詩在山林而人在城市是二者常巧於相違而喜於不相值某雖有所謂荆溪集者竊自薄陋不敢為公出也既還舍計在道及待次凡一年得詩僅二百首

題曰西歸集錄以寄公今復寄劉伯順與鍾仲山淳熙
丁未六月十五日誠齋塾客楊萬里序

誠齋南海詩集序

予生好為詩初好之既而厭之至紹興壬午予詩始變
予乃喜既而又厭至乾道庚寅予詩又變至淳熙丁酉
予詩又變是時假守毗陵後三年予落南初為常平使
者復持憲節自庚子至壬寅有詩四百首如竹枝歌等
篇每舉似友人尤延之延之必擊節以為有劉夢得之

味予未敢信也潮陽劉渙伯順為清遠宰時嘗為予求
所謂南海集四百首者至再見於中都伯順復請不懈
乃克與之嗟乎予老矣未知繼今詩猶能變否延之嘗
云予詩每變每進能變矣未知猶進否他日觀此集其
羨也乎其亦厭也乎予詩自壬午至今凡二千一百餘
首曰江湖集曰荆溪集曰西歸集曰南海集曰朝天集
餘四集伯順尚欲之他日當續寄也丙午六月十八日
誠齋楚客楊萬里廷秀序

誠齋朝天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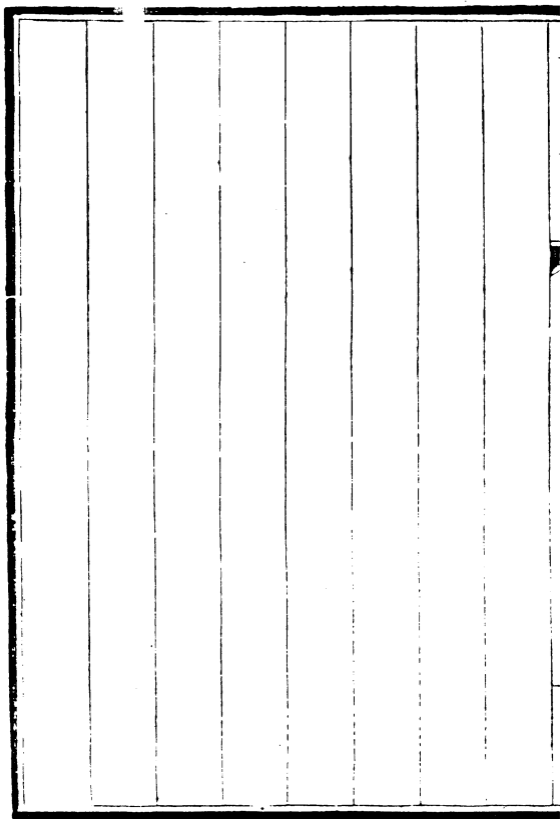
予游居寢食非詩無所與歸淳熙壬寅七月既嬰戚還家詩始未至甲辰十月一日禫之徙月也大兒長孺請曰大人久不作詩今可作矣乎予感然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詩詩必頽善如爾之請也是日始擬作進士題後二十七日拜除召之命後十日就道入京道途僅僅得二十餘詩然自覺其干格不如意蓋哀未忘故也既至中都就列冗職明年二月被旨為詮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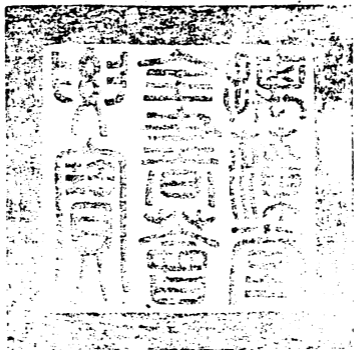
考官與友人謝昌國倡和忽混混乎其來也至丁未六月十三日得故人劉伯順書送所刻南海集來且索近詩於是彙而次之得詩四百首名曰朝天集寄之云誠齋塾客楊萬里序

誠齋集卷八十一

謹案卷七十九第五頁前四行有人未有無功原
本無訛有今改

卷八十第四百後三行蓋疾行於大遠原本疾訛
病据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薛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四

二至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五十九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二

宋 楊萬里 撰

序

誠齋江西道院集序

某昔歲四月上章丐補外壽皇聖帝有旨畀郡尋賜江西道院蓋山水之窟宅詩人之淵林也既抵官下二百有八旬有四日皇上詔令奉計詣北闕駿奔道途



踰月乃至修門道中得詩可百許首乃併取歸途及在郡時詩錄之凡二百有五十首析為三卷目曰江西道院集先是舟經釣臺地主故人陸務觀載酒相勞於江亭之上索誦近詩因舉兩度立朝今結局之句務觀大笑曰立朝結局此事未可料朝天集真結局矣因并書之自笑云淳熙己酉十月三日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

霍和卿當世急務序

予淳熙甲辰十二月初識霍和卿於監察御史謝昌國之賓階稠人中未之竒也既同見昌國和卿先退昌國留湔茶小語因曰適某客識之否有一書曰當世急務者嘗見之否予即借之以歸夜吹燈細讀之不覺起立曰此秦少游何去非之亞匹也今世有此竒士而我獨不知非恨歟幸識其人又見其書未恨也予嘗見有居里而林於宅者既荒且孤又不幸有盜焉與之同是里不惟同是里又鄰是宅或甚居者曰盍垣焉盍門焉盍

甲而衛焉或曰垣乎衛未若門乎衛之易也或曰門乎
衛未若廡乎衛之力也且夫盜在吾里吾猶卻之里之
外盜迫吾鄰吾猶卻之里而又以門易垣以廡易門乎
而三言者乃爾為主人者將初者之從乎抑中者終者
之從乎此不待仲尼子貢而后知其不可也今也駸
駸焉自里而鄰矣自鄰而垣自垣而門矣而為之計者
日持中者終者之說而詆初者曰迂不殆於以家為戲
乎哉和卿此書蓋初者之計也孰有持是書獻之乎吾

相而勿曰迂乎爾進之乎吾君而勿曰迂乎爾予猶有
賀焉不然中者之說行矣乎未可知也終者之說行矣
乎亦未可知也非予所敢賀也予既為之序又以告當
世之君子於斯三言者宜亦審其擇也乎雖然不中者
終者之從而從其初者其亦止於此乎哉曰其猶有馬
家人之睦若睽也子弟之良若窳也甲者之競若羸也
與其資之窳若裕也和卿之書慮之蓋詳矣其亦止於
此乎哉曰猶有馬和卿名麓京口人登隆興元年進士

第自軍器監丞出知盱眙軍今在盱眙已酉十二月十二日廬陵楊萬里序

誠齋朝天續集序

余隨牒倦游登九疑探禹穴航南海望羅浮渡鰲溪蓋太史公韓退之柳子厚蘇東坡之車轍馬跡予皆畧至其地觀予詩江湖嶺海之山川風物多在焉昔歲自江西道院召歸冊府未幾而有廷勞使客之命於是始得觀濤江歷淮楚盡在東西之竒觀於渡揚子江二詩予

大兒長孺舉似於范石湖尤梁溪二公間皆以予詩又
變予亦不自知也既竣事歸報得詩凡三百五十餘首
目之以朝天續集鄉友寓長沙劉繼先來索予近詩因
以此集并江西道院集併舊朝天集遺之俾攜以示其
兄炳先予詩自壬午至今凡十七集近三千首云紹熙
元年四月九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誠齋江東集序

紹熙庚戌十月予上章丐外蒙恩除江東副漕辭行諸

公間參政胡公笑勞曰誠齋老子是行天不以其欠江東集耶予謝不敢當也既出修門友人鞏豐追送予於舟次因舉似胡公語且自笑曰金陵六朝故國句未易着又經半山品題着句亦未易豐曰先生何異馬鍾山吾師也石城大江豈欺我哉金陵之勝絕固也抑詩家未有勅者與有勅者則與半山並驅詩壇未知風月當落誰手先生何畏焉予復謝不敢當也既抵官下再見夏時因集在金陵及行部廣德宣池徽歛饒信南康太

平諸郡所作詩得五百首乃命曰江東集以寄劉炳先
伯仲壬子五月二十五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羅氏一經堂集序

本朝三舍養士之勝至宣政間極矣是時廬陵有鄉先
生曰羅天文以詩學最高學者爭從之在庠序從之傾
庠序在鄉里從之傾鄉里蓋來者必受受者必訓訓者
必成也於束脩之間雖不卻亦不責往往貧者從多於
富者之從之也嘗薦名至京師聞報而歸自是不復試

有司建炎戊申其仲子上行始登第紹興丙戌其長孫全畧又登第後幾年其孫維藩維翰同年又登第後幾年其孫全材又登第後幾年全德又登科後幾年其曾孫瀛又登第至於薦名者上達先生之長子也曰維申曰孚皆先生之孫也曰澥亦先生之曾孫也維申以特奏名得官上達之子瀛之父也自先生至瀛薦名登第皆以詩學猗歟盛哉予觀鄉里士大夫之家蓋有儒其躬而農其子者矣蓋有儒其躬儒其子而農其孫者矣

如先生儒其躬又儒其子又儒其孫又孺其曾孫不亦
鮮乎哉天下之事不積不精不傳不永如先生之家以
詩學世相傳焉所謂積而精傳而永者歟里之士見其
業儒之盛明經之專爭求其以經義對有司之文而謁
予叙之因名以羅氏一經集予之於天文親也猶李漢
之於昌黎云叙其可辭紹興元年六月十日朝議大夫
試秘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楊萬里序

千巖摘藁序

士飽乎學而不療腹之飢肥乎德而不救妻子之瘠茲
謂貧列禦寇黔婁是也才經天下而一身之不達名垂
後世而當時之不逢茲謂窮仲舒馮衍是也人孰無耦
已則鯨居人孰無承已則喪明茲謂灾子夏莊周是也
吾身之可樂也非吾身之可樂也身安之可樂也一日
不安則是身者吾之憂也豈惟吾之憂也抑亦吾之仇
茲謂疾冉伯牛左丘明是也今使惡人之憎夫人也憎
之矣不必窮之可也窮之矣不必貧之可也窮之矣又

貧之矣不必災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又災之矣不必疾之亦可矣有併舉其四不必者而集之於一身借曰其人之惡其忍憎夫人而厲之至此極乎人且不忍也天其忍乎吾友蕭東夫余初識之於零陵一語意合即襆被往其館與之對床時天暑東夫詰朝欲蚤行五鼓東夫先起吹燈明滅搔首若有營者予亦起視之蓋東夫作詩一章以贈予別也予即和以答賦東夫喜曰吾定交如定婚吾與子各藏一紙自是別去各不相聞

者十有六年淳熙丁酉予出守毗陵東夫丞龍川相遇於上饒之西郊一揖而別後二年予移廣東常平使者東夫官滿歸訪予於南溪之敝廬自是吾二人者不再見至今頃廣西提點刑獄嘗闕員丞相王公問予孰可予以東夫對丞相驚曰子亦知東夫乎吾深知之何俟子言子不知乎東夫病矣嘗使守峽州不能行蓋東夫既不達又貧又疾又喪其妻若子今惟一子與諸孫在耳此惡人之憎東夫者不忍舉前之所謂四不必者而

集之東夫之一身者也天其忍乎人不忍而天忍焉忍
其一復忍其三吾知天之必不然也必不然而然焉吾
何以知其忍不忍然不然哉雖然東夫以蓋代之氣經
世之才驚人之詩室其二亨其一安知夫天之不私東
夫乎專其私尤其忍東夫其忍乎予至金陵之一月呼
中男次公而告之曰東夫可念亟遣騎以書候之東夫
答予書其詞克然自得其意怡然自樂寄書一編曰千
巖摘藁屬予序之若未嘗窮且貧且灾疾者予媿謂次

公曰東夫甚樂而不憂予淺之為大夫也予何足以知東夫哉予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干岩之工致皆予之所畏者云紹熙辛亥九月七日友生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謹序

雪巢小集序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予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

之之論也然至如桃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花飛
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遐不可追其
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
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憫其窮至謂豈發造化
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得而才者天
之所甚靳既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
窮之具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
者予嘗摘此語以唁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

何必發天之所秘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
靳而不即人之所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
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
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飢死寒死涯餗未必
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雖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
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
涯餗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魯直貶死宜州
少游貶死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為宰相貴震天下當

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黃秦不見其誅
亦必不幸之也然黃秦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
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貧
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
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
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
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甚
於郊島黃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涯

餽王蔡同其違而子為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
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同犯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
也治橫民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為橫民又欲不與詩
人同受橫政可乎予賀之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
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為君惜延
之為過也予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欲專享
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
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為予問之

順寧文集序

予紹興己卯之冬，負丞永之零陵，則聞有大夫士為永之決曹掾，以與太守爭議獄而棄官去者。曰劉子駒，予固起敬，恨未識也。偶晤張敬夫，問及子駒，敬夫曰：子駒之去，無所於歸，亦無所於食，則之其先人之墓次而廬焉。嘗有帥桂林者，是時秦太師之勢震天下，帥其客也。一日因見賓贊寓公集府廷，則大唱曰：某日之夜，去城一舍所，其驛曰秦城者，有光屬天。某願與諸君賦將以

聞焉坐皆曰唯唯不賦者二人曰李成叔其一則子駒也予益起敬敬夫曰子駒行且來此未幾果來魏國忠獻張公時尚居館士於此也予於是初識子駒瞻其容寂如也聽其言藹如也初若不可親而久若不可離其殖學原委茫乎有所不可窮而其論事根據確乎有所不可易予猶記其一二如謂渡江以來立法端有至當者若大比試藝之日天下郡國同以仲秋之望是已使立法皆然豈不簡而易守予每思斯言每懷斯人也子

駒沒後十有三年予官於金陵子駒之猶子元玷遺予

書曰伯父有文二十卷文目曰順寧集湘中學者欲屬
士人劉光祖刻棗以相傳矣而未有題號其指義者伯
父之交游盡矣惟君在耳君其母遜余得其文集且披
且吟則見其文之似其容其味之似其言也仲尼所謂
有德者必有言其子駒之謂乎子駒名芮河間人忠肅
丞相之曾孫讀易先生之孫其學蓋得之孫竒父尹和
靖終官刑部員外郎湖南提點刑獄卒年七十有一大

抵子駒長於嗜古而短於諧今工於料事而拙於售世
遇合之詘而幽獨之伸流靡之憎而強毅之悅故其事
落落而其心優優云

唐李推官披沙集序

予生平百無所好而獨好文詞如好好色也至於好詩
又好文詞中之尤者也至於好晉唐人之詩又好詩中
之尤者也予於天下士大夫家傳唐人詩數百家多至
千百篇自謂三百年間奇珍詭寶畧無遺矣晚識李兼

孟達於金陵出唐人詩一篇乃其八世祖推官公披沙
集也如見後却無語別來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
一邊春如月明千嶠雪灘急五更風如烟殘偏有焰雪
甚却無聲如春雨有五色灑來花旋成如雲藏山色晴
還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為
落時愁蓋征人淒苦之情孤愁窈眇之聲騷客婉約之
靈風物榮悴之景所謂周禮盡在魯矣讀之使人發融
冶之驩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於談笑方懌之

初國風之遺音江左之異曲其果絃絕而不可煎膠歟
然則謂唐人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之士者是曹丕火
浣之論也謂詩至晚唐有不工之作者是桓靈寶哀梨
之論也或曰推官之言子能辨之子之言將使誰辨之
曰嗟乎後世有曹丕靈寶推官公無知己矣子則有憂
矣不然推官公其已矣予何憂哉推官諱咸用唐末人
也孟達請予序之後二年乃能書以寄之孟達亦能詩
殊有推官公句法云紹熙四年十一月既望誠齋野客

楊萬里序

通鑑韻語序

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之書學者讀之孰不有席卷篇帙包舉事辭囊括百代并吞千載之心然其涯也浩則其記覽也艱其緒也紛則其誦數也苦此學者通病也臨川黃君日新齊賢陟彼藥山瞻彼令芳既擷而擔之復導而浙之既磴而屏之復糝而劑之舉二百九十四卷之書一千三百六十四年之事而納之於四言之詩

目曰通鑑韻語既成以書走六百里緘其副寄予且介
良齋先生之書求予序之予曰是書不出而傳學者是
書苟出而傳學者可以咏可以弦可以欣可以慨昔也
病記覽之艱今則艱者夷昔也病誦數之苦今則苦者
憚然則齊賢三十年成之之勞學者一日享之之逸也
齊賢無負於學者矣紹興癸酉十二月二十四日誠齋
野客廬陵楊萬里序

誠齋集卷八十二